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十三回 劫不義財帛巴氏放火

卻說花振芳、巴氏弟兄一眾自離了酸棗林，在路行程也非止一日。那日來到定興，已是四月間。進了西門，已到馬家店外。花振芳本欲還寓在此，然自離定興至今不過個把月光景，仍住他店內，他們必定認得，如何是好？若遷於別處住店，又恐不乾淨，不若尋個廟宇，便於行事。於是，直奔南門而來。幸喜離南門不遠有一炎帝廟，甚是寬大，閑房甚多。花振芳進內與住持說了，不過住兩三日就動身，大大給你個香儀；廟中道人亦賞他五錢銀子。住持同道人甚是歡喜，將後院三間大廟房與他們住，旁邊又有三間廠棚，原是養牲口之所，槽頭現成。花老一眾將行李取下，搬入住房，十五匹驢子拴在槽旁，又將錢與道人，代買草料。道人問道：“老爺們是吃素還是吃葷？吃素，就在我們灶上制辦；吃葷時，那住房北首有一間房，房內鍋灶現成，請爺們自便。”花老見諸事便宜，甚為歡喜。答道：“我們有人辦飯，祇是勞你買買罷了。”道人應道：“當得，當得！”拿錢買草料去了。入廟之時，天方日中，眾人在路已吃過早飯，肚不飢餓。花振芳道：“你們在此歇息歇息，我先進城到任府走走，探探任正千消息。”巴氏兄弟道：“你進城去，我們在此辦午飯候你。”花老也不更衣，就是原來的樣子邁步進城，一直來到任正千門首，看了一看，不如前月來的那般熱鬧。站了半會，並無一人出入，心中疑惑，邁步進門，見一人在門凳上坐著打睡。花老用手一推，道聲：“大叔，醒醒。”那人將眼一睜，問道：“那裡來的？”花老道：“在下山東來的。”那人仔細一看，認得是三月間來拜大爺的花老兒，便說道：“花老師又來了麼？”花振芳道：“前在此厚擾，今特來謝謝大爺。敢問大爺可在家嗎？”那人道：“不在家，今早赴王府會飲去了。”花老道：“那個王府？”那人道：“是家爺新拜的朋友，乃吏部尚書公子王倫王大爺家。”花振芳道：“大娘在家麼？”那人道：“大娘有五日不在家了。”花老道：“娘家去了？”那人道：“不是的，在王府赴宴。”花老道：“既是赴宴，那有五日不回之理？”那人道：“花老師，你不曉得，朋友有厚薄不同。家爺與王大爺相交甚契，先前祇是男客往來，有半月光景，連女眷也來往了。”花老道：“他家那王大娘也到府上來否？”那人道：“聞得說王大娘有腿痛之疾，難以行走，家爺備席請他，他不能來，所以請我家大娘過去陪伴玩耍，不肯放回。大約是男子相厚，女眷也就不薄了。”花老道：“府上大叔好多哩，今日怎不見人出入？”那人道：“有是有十來個，跟大爺去了兩個，其餘見大爺一見而已。大爺一去一日，更深方回，家中無事，都去閑玩去了。”花老道：“既大爺不在家，在下告別。”那人道：“老師寓在何處？家爺回來，我好稟知。”花振芳道：“方纔到此，尚未見寓。大爺回來，大叔不稟罷了。”那人道：“倘大爺聞知，我豈無過？”花老道：“不妨，即使我會見大爺亦不提，大爺怎得知道？”

看官，你道花老因何不肯對他說出寓所？恐弄出事來，連累炎帝廟的和尚，故不對他說。辭了那人，照舊路向寓所而來。一路上想那門上人的話，一定是駱大爺主僕二人起身之後，百無禁忌，王倫假托老婆有病，將賀氏接在家中，晝夜暢樂。任正千乃好酒之人，不知真偽，而為之愚焉。”我今不來則已，既來了，必將奸夫淫婦與他一看，任大爺方信為實，駱大爺之冤始白矣。適言更深方回，我亦等更深時分，不使人知，悄悄入他家內，約任正千同到王家捉奸。”算計已定，來至寓所，巴氏兄弟早將晚飯備妥。共是三桌，巴氏弟兄同花老一桌，寨內十人分兩桌。他寨內規矩：有客在坐則分上下，花老兒坐主，其餘分立兩旁；若無外人，則不分尊卑了，皆同坐同飲。今寓中皆自家人，所以辦三桌，一室合飲。

閑話少敘。眾人用過晚飯，各自起身。花振芳在內閑坐，談論任正千之事。那十人喂料的喂料，墊草的墊草，各辦其事。不一時天已起更，又擺夜酒，也是三桌。飲酒之間，花老道：“我們今番盤費無多，事宜急做。今晚我即進城相會任正千，看如何光景。我們好速速回去，不然盤費用完，又要向人借貸。”巴氏兄弟道：“姊夫放心前去，盤費之說，包在我弟兄們身上，不必心焦。”時至二更，諒任正千亦已回家。花老連忙打開包裹，換了一身夜行衣服：青褂、青褲、青靴、青搭包，青裹腳。兩口順刀，插入裹腳裡邊，將蓮花筒、雞鳴斷魂香、火悶子、解藥等物，俱揣在懷內；有扒牆索甚長，不能懷揣，纏在腰中。看官，你說那扒牆索其形如何？長有數丈，繩上兩頭繫有兩個半尺多長的鐵釘，逢上高時，即二手持釘，一個個照牆縫插入，一把一把登上去；凡下來時節，用一釘插在上邊，繩子鬆開，墜繩而下。此物一名“扒牆索”，一名“登山虎”，江湖上朋友個個俱是有的。

花老收拾完全，別了眾人，直至城門。城門已閉，花老將扒牆索取下，依法而行。進得城來，街上梆響鑼鳴，柵門已閉，不敢上街，自房上行走。及到任正千家，亦不呼門打戶，從屋上走進來，直至裡面，並不見一些動靜。又走進內院天井中，忽聽鼾睡之聲，潛近身邊，此時四月二十上下，微月漸明，仔細一看，竟是任正千！在房門外放了一張涼床，帶醉而臥，別處並無一人。花老用手推之，推了兩番，任正千朦朧之中問聲：“那個？”仍又睡了。花老點頭道：“怪不得其妻偷人，茫然不知，今將他扛送江河之中，他亦未必知道。”又用手著力一推，任正千方醒，喝道：“有賊！”將身一縱，已離床七步之遙。花老低低說道：“任大爺，不要驚慌，我乃山東花振芳也。若是盜賊，此刻不但將你銀錢偷去，連你性命都完了。”任正千聽說是花振芳，雖月光之下看不明白面貌，卻聽得出聲音，連忙問道：“大駕幾時來此？晝夜到舍，有何見教？”花老道：“大爺不要聲張，在下昨午至貴處，連夜到府來救你性命。”任正千驚問道：“晚生未作犯法之事，有甚性命相礙，老師何出此言？”花老道：“駱大爺到那裡去了？”任正千道：“那個輕薄的人，說他作甚！”花老道：“好人反作歹人，無怪受人暗欺。”遂將王倫、賀氏奸淫，賀氏過書房相戲，反誣他輕薄無親；自縛跪門，不辭而去，說了一遍。任正千嘆道：“此必駱宏勛捏造之言，以飾自己輕薄之意，老師何故信之？”花老道：“因怕你不信此言，故我晝夜而來，與你親眼一看，皂白始分，而駱大爺之冤亦白矣！我也知令正夫人在王家五日未回，此刻正淫樂之時。想你武藝精通，自能登高履險，趁此時我與你同到王家捉奸。若令正不與王倫同眠，不但駱大爺有誣良之罪，即老拙亦難逃其愆矣！”

任正千被花老這一番話，說得纔有幾分相信。答道：“我即同老師前去走走。”花老將任正千上下一看，道：“你這副穿著、如何上得高屋，速速更換。”任正千自王家回來，連衣而臥，靴也未脫，衣也未卸。花老叫他更換，方纔進房，脫了大衣，穿一件短襖；褪下靴子，換一雙薄底鞋兒，把帳柱上掛的寶劍帶在腰間。走出房來，同花老正要上屋，祇見正南方火光遮天。花老道：“此必那塊失火！”將腳一縱，上得屋來，那火正在南門以外，卻不遠。花老道：“不好了，此人正在我的寓所。大爺稍停，我暫回南門一望即回。”任正千道：“天已三鼓，待老師去而復返，豈不遲了？即老師行李有些損失，價值若干，在下一定奉上。”花老道：“大爺有所不知，老拙今來一眾十五人，騎了十五匹驢子，皆是走驢，每個價值一二百金，在南門外炎帝廟寓住，故老拙心焦，不得不去一看。”任正千道：“既是老師要去，速些回來纔好。”花老道：“就來。”將腳一縱，上屋如飛而去。

任正千坐在涼床上，細思花老之言，恨道：“如今到王倫家捉住奸夫淫婦，不殺十刀不趁我心！”在天井中，自言自語，自氣自恨，不言。

且說花振芳來到南門，見城門已開，想道：“自必有人報火。”遂跳下出城，舉目一看，正是火出於炎帝廟中，真正利害。正是：風趁火勢，火仗風威。

卻說花振芳急忙走到跟前，見救火之人有一二百，東張西望，不見自家帶來的人。想道：“難道十四個人，一個也未逃出不成？”正在焦躁之際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